

82
44 (01) 2
11

5012

黨費証

作飛革



大岳新華書店出版

黨 費 證

(白) 梁殿忠是個十九歲天真活潑的青年，低低的個子，紅紅的臉，薄薄的嘴唇，大大的眼，說起話來是吱吱咋咋，做起事來是滋滋辣辣。整天高興的叫呀，高興的跳呀喊天。

(詩)

戰鬥英雄梁殿忠，
是蘇圓六連戰鬥兵。
機靈膽大不怕死，
聽說打仗就高了興。

(唱)

梁殿忠家住瀋城縣。
自小見咱隊伍就喜歡。
十三歲參加了決死隊，
扛不動步槍當了司號員。
吹號吹了五六年，
去年終軍他下了環（四三年）。

黨對他培養他更下功，
有甚麼事他更用心專。
各種技術他都能幹，
黨天恩他更不停歇。



365388

又學翻槍和投彈，
險些更是忙的歇。
又抓扛子跳木馬，
又跳高來又跳遠。
梁殿忠同志性子強，
幹啥他都要幹個好名堂，
大人們投彈三十多公尺，
他投四十公尺還算平常。
不除課外活兒和操場，
他總有股出不透的勁。
一年來殿忠進步特別快，
上級委派他當小組長。
各項工作更積極，
處處他都做榜樣。

（白）

栽好秧才能結好瓜，
小毛種生不下大洋馬。
好軍隊才能有好戰士，
人民軍隊的英雄像錦上添花。
梁殿忠就是好榜樣。
請位聽我慢慢往下拉。

（唱）

梁殿忠自小愛打仗，
他的英雄故事一下說不完。
說遠的，
他參加過百國大戰；
說近的，
他參加過圍困炮臺；
說歌說，

他破過敵人的鐵路和電綫；
 說硬的，
 他打過敵人的大小據點。
 別的押下且不表，
 單從他們連的一次攻堅戰（青浮島役中的）。
 連裏接受攻堅任務，
 指導員馬上做動員。
 梁殿忠聽說打仗高了興，
 磨拳擦掌要上火綫。
 天黑隊伍出了發，
 這個低聲說來那閒談。
 這個說：「打砲堡真是砲中捉鱉囉。」
 那個說：「一個敵人他也難逃竄」。
 梁殿忠雖然是病剛好，
 他却活躍的更是喧，
 和大家說：「能丟命來不丟人，不打下砲堡不回邊」。
 隊伍走的像箭穿，
 展眼間離砲堡只有三里遠。
 就在這裏休息下，
 指揮官都去把地形看。
 梁殿忠正盤算怎樣打，
 心裏想起事一件。
 從腰裏掏出一個硬紙夾，
 急忙去找指導員。
 低聲他把指導員叫，
 伸手遞給他硬紙片，
 「我的黨費證交了你，
 打不下砲堡我不回邊。」
 指導員聽了多感動，

「殿忠同志你聽言：
黨費證你還是帶着吧，
希望你得勝轉回還。」
殿忠又叫聲指導員，
「打仗帶它不方便，
交給你我就放了心，
免得戰場上把心牽。」
說罷，他就擠到投彈組，
你看他，
滿懷都揀上手榴彈。
各排接受任務開始攻，
馬上來到外壕邊。
敵人的哨兵雖在碉堡上站，
但他迷迷糊糊的沒發現。
殿忠看見敵人一顆大地雷，
悄悄的就跟班長談：
「外壕下有一顆大地雷，
繩子拉到碉堡裏邊。」
哎呀呀！說起來好危險，
膀膀袋去碰刺刀尖。
老讓敵人把地雷拉響了，
投彈組恐怕都要不坐飛機上！
情況雖緊他們却不慌，
從容處理有法辦。
班長低聲把殿忠和魏秀卿來喊：
「你們去把地雷繩拉斷。」
他們聽了一點不猶疑，
悄悄的摸上去猛猛的幹，
嘴擦把繩拉出來，

敵人增兵才發現。
敵人向誰來這胡搗亂。
咱們回答的是一排子手榴彈。
懸堡上掃蕩不住的響，
稀鬆成了起雲的山，
戰士勇敢衝上去，
好像那神仙登雲壺。
你看那段忠他多勇敢，
頭一個就是他把牆來翻，
班長把他揀上去，
轉身他把班長拉到上邊。
敵人像鬼一樣往後退，
他們追上去打了個交手戰。
一個敵人退不及來心上慌，
陳天福上去抓住他的槍；
那傢伙死活不交槍，
氣的梁段忠揍了他兩耳光：
你這個王八羔子狗雜種，
給你肉吃不知香，
天生好歹靈不識，
幾刺刀把他命身亡，
剩下殘敵更着慌，
跑到後面瞎抵抗，
隊伍一直往上追，
好像百姓打野狼。
手榴彈蕩不住的響，
梁段忠一直打頭行。
正在勇猛追擊中，
段忠同志左臂負了傷，

——

他的手榴彈打完了，

他還不肯下戰場。

衛生員給他綁住傷口，

他向別人要了五顆手榴彈擲着隊員又衝上。

白：梁段忠同志真勇敢，
像鐵針一樣能斷不能彎，
硬傷他不下火綫，
不殺盡殘敵心不甘，

唱：這次衝上去更兇猛，
又給敵人送了些好乾糧。
敵人正在組織反衝鋒，
他們集中在一個小地方。
這可是個好目標，
段忠抓着他就不放，
轟轟轟扔上了手榴彈，
這一堆敵人又出了喪。
自古道：

「一人當先萬人隨，
一人捨命萬將難擋。」

幾次衝鋒段忠老在前，
鼓勵大家情緒更高漲，
敵人乾急沒辦法，

見了段忠就拉一褲襠，
最後組織了個反衝鋒，
又叫他給打的着了慌，
就乘敵人正慌亂，
我們的隊伍猛衝上。
正在勝利衝鋒中，

一顆子彈打中了段忠胸膛，

子彈打到他要命處，
他還是一聲不亂，
他低聲告班長說我負了傷，
不能和同志們把敵人消滅光。
話音落下不多久，
敵軍同志就陣亡。
隊伍一直衝上去，
消滅了敵人交了他們的槍。
敵軍同志雖然犧牲了，
他的英勇大家永難忘。

一九四四年十月

空 槍 計

馬冠羣同志，在四四年青浮戰役、楊家壩戰鬥
中，光榮犧牲了。這篇東西寫於四三年十二月。
——革飛——

（白）馬冠羣是決死隊二十五團六連便衣排長，去年
十月反掃蕩，他單人獨槍打了一仗，打死兩個敵人，他也
負了傷，要問馬冠羣到底怎麼樣，你坐穩板凳聽我講。

（唱）馬冠羣奉命去也留取聯絡，
恰和敵人也出了發。

半路和敵人碰了頭，
他就轉身扭腿往回撤。

你看他腰粗個兒不大，
可是跑起路來却靈活。
敵人在後面一直追，
大皮鞋呱呱呱，
不連不利追不上他。
他看敵人掉遠了，
就慢慢走着想歇歇，幾會治了也，
哎呀呀不好了，
右邊來了三個敵人纏住了他。
乒乓就是棧聲槍，
打的他右腿帶了花。
他沉住氣咬緊牙，
決心跑走不讓沉住他。
他前面跑，敵人後面打，
哎呀喲又壞了。
他的肚子又把重彩掛，
他跑累了又流血多。
乘着小坡就爬下，
拉拴推上頂墜子，
屏着敵人開槍打，
叭叭打了兩步槍。
打死一個吓倒倆。
敵人爬着不敢抬頭，
抬頭就使槍來打。
打了一陣，
他把子彈打完了。
敵人抬頭他用空槍吓，
敵人沒看透這空槍計。
總是像烏龜一樣平爬着。

馬冠斌等了一點多鐘的
鬼子乾急沒辦法，
鬼子就是鬼心大，
轉個換角，
得到岸上去打他。
馬冠斌又看透了鬼子計，
他就跑到石崖下，
心中想走跑不動，
沒有子彈又不能打。
「若是鬼子真來了，
拿憑手指揮開付他。
無奈我一人力量小，
悠久要被敵人殺。
為革命死了我不怕。
這支槍不能白送他，
不能把武器給敵人，
反回來又把我打。」
馬冠斌這裏下決心，
拿過槍來卸開它。
卸零件扔了幾塊七八釐，
單等著敵人。
來了最後抵抗他。
馬冠斌這裏正思想。
敵人在崖上把毒手下，
咕咚擲下兩袋手榴彈，
噠呀呀，
「唉！一命沒好任個。
鬼子狗蛋炸死了，
個人下去來看他！

前一個後一個，
定到離他十來米遠。

馬冠琴咕咚擲了一顆手榴彈，
一個鬼子肚子開了花，
乘那一併跑上山，
又去叫敵人來捉他。

馬冠琴拿的手榴彈，
也只剩下最後一顆，
揭開蓋來拉出錢，
摩備最後自盡連死敵人掙，
他只想招呼前面敵人來，
沒防住背後來了四個敵人捉住他。

棉衣脫了個乾乾淨，
光剩襯衣和褲叉。
四個敵人拉他走，
他死活不走亂踢打。
後人把他抬架回去，

交給「太君」審問他。
翻譯官問：

「你們司令部在那裏？」
問的馬冠琴翻了眼：

「這個不要來問我，
去問你們的狗漢奸。」

翻譯官聽了氣壞了，
滿肚毒氣上下翻。

像狼一樣大家喊，
「死啦了你這大混蛋！」
馬冠琴一聽不害怕：

「不決死戰」你就是王八蛋。
他與爭叫正在泉頭上。

忽然間

山頭上機關槍響連天。

馬冠羣猛然抬頭看，
心裏高興又喜歡，
敵人心裏却害了怕。

手脚忙亂，

拿望遠鏡四下觀。

看了一陣沒開槍。

佯裝鎮靜，又和冠羣把話談。

「你的朋友大大沒有的。」

馬冠羣也就開了言，

「你的朋友大大有，

快拿刀來「死戰」了俺。」

敵人佯裝給他刀，

叫他自殺試他的膽。

馬冠羣伸手去奪刀，

鬼子才是裝洋蒜。

敵人不敢再多鬧，

恐怕中了包圍戰。

馬上命令往下傳，

腳速開路莫怠慢。

馬冠羣把決心早下好。

打死不讓敵人跑。

敵人拉他他不走，

照准右臂就是一刺刀。

第二槍刺到脖頸上。

馬冠羣一下昏倒了。

又刺他背來又刺頸，
煞番換了二槍七割刀。

窺子能一開了路，
馬冠羣還在血中倒。

敵人去了咱不說，
牽把馬冠羣表一表。

（白）太陽快落了，馬冠羣怎麼又覺得像活人一樣哪？可是貴
賤睜不開眼，莫非是到了陰曹地府嗎？那時什麼也沒有小
東判官呢？哎！迷信。聽指導員說過：世界上从来没有這
些東西。猛猛的鼓了一口氣，吐出一塊沙血，用力一掙眼
也開了，只見四面無人，只有些雜毛牛皮，臭烘烘的，
一片慘淡氣象，自己身上滿身是血，遍身疼痛，（唱）
厲害，看對面土坡上有座小房子，試試就是在那裏，
他就忍住疼痛，爬到對面的小屋裏去了。

（唱）馬冠羣飛進那小屋，屋裏無人却有火。

用力爬到土坑上，

身兒覺得怪暖和。

昏昏沈沈過了一夜，

第二天，

敵人又從那村過。

挨門上戶搜東西，

鐵鍋打盆又放火。

家家戶戶都搜了，

太小房子沒空過。

只有那小屋是在坡頭上。

房小矮破又垃圾。

敵人看他不起眼，

偏偏皮到那溝裏。

據說他幾天沒有往鐵路線上跑。

自從此次戰鬥後，

人人稱贊王國樞。

做做不斷的過連環，

王國樞的英勇故事說不完，

去年十月反掃蕩，（三一年）

他穿着便衣去生產。

剛剛離開東峪村，

頂好和敵人碰上面，

敵人一下捉住他，

王國樞來了個鬼詐對鬼詐，

說了一片哄鬼話，

敵人可倒相信了他。

皇軍大隊前邊走，

一個鬼子騎號把伍拉。

「皇軍」領他去招乎，

王國樞順風轉他就答應了他。

你看王國樞多殷勤，

招乎的敵人實不錯！

替敵人背上背包還不算。

敵人的皮包誰自亂拿。

鬼子心裏滿喜歡，

咕咕噠噠讚揚他。

王國樞想：

鬼子你別做甜變，

咱們是對頭死冤家。

皇軍大隊走的快，

王國樞和病號在後邊故意磨磨蹭

定在一個大崖邊，
王國耀的計策上來啦。
猛猛用了一股勁，
扑嗵把坭子推到大崖下。
「鬼子你病的早就不想走，
這一下治於你再也不會把伍拉。」
霧包皮包齊密薩，
王國耀高高興興的回來啦。
說完一段又一段，
段段都值得人稱讚。
隊伍秋季整訓完，
馬上出發到岳南。
他猜透這是去作戰，
自動要帶八顆手榴彈。
時間一刻不放鬆，
行軍路上還把槍練。
決心要當個新英雄，
多刺敵人多繳槍和彈。
到了岳南，
隊伍接受任務要攻堅。
指導員馬上就動員，
王國耀自報奮勇參加了破礮連，
保證給突擊隊打開路。
同志們說：
拉雷自門倒不怕，
有咱王國耀，險破壞了他，
要是遇見大踏雷，
那可憐他個好辦法。
王國耀說說紅了眼，

叫鑿同志你放心吧！
有了踏雷我給踏踏響。
個人犧牲不算啥。
大家聽了也半話，
好似火上把柴加，
同志們情緒高萬丈，
發發保險能打下。
九月八日夜正中，
隊伍出發去進攻，
王國耀的任務只一個，
破壞地雷大責任。
戰鬥開始急如風，
戰線組英男往上衝，
王國耀第一個撲上去，
嘎擦拉斷地雷繩。
他的破壞任務已完成，
引導隊伍就是個，
愈的敵人手忙脚又亂，
扔了一顆毒氣彈，
王國耀伸手就接管，
兩拐出手就炸了。
糟糕糟糕真糟糕，
毒氣噴倒王國耀，
待了一會醒過來，
還要繼續往上跑，
同志們把他拉下來，
手臉腫的像水泡。
你看那王國耀又是氣又是癢，
滿肚憤怒沒有出，

——18——

沒有痛痛刺敵人，
沒有鐵下槍和砲，
「單等一日我傷好了，
一定要把仇來報。
和敵人好好拚刺刀，
叫他認認別認我王國燾。」

至死不屈

曲：話說那保陸，是個二十二歲的年青學生，高大的個子，
，嚴方的臉，英勇堅決的青年共產黨員。

（四句詩）

敵人掃蕩太岳山，俘虜了保陸這青年，楊行刀幾下見屍。
真是布爾什維克的好黨員。

（唱）

且說一九四三年，
十月初六那一天，
太岳軍民正收秋，
鬼子掃蕩來搜山。
鄧保陸帶着一個班，
駐在黑松做生產；
敵人拂曉來包圍，
四路機關封鎖了個嚴。
鄧保陸馬上把決心下，
化整為零都奔到溝裏邊。
一直戰到第二天。

展了展胳膊直了直腿，
伸手顛了顛手榴彈。
心血好像開鍋水，
一股熱勁跑上了山。
眼睛只顧向下瞅，

腳下的敵人却沒看見；
草裏藏了那鬼子兵，
猛然一下撲上前。
敵人抓住了那保鏢，
就在山頭上問根源。

（白）

鬼子帶着一個翻譯官，就在山上問天都來話了：

「你是那一部份？」

那不理他，

「你到底是那一部份？」

「決死隊！」

「那一團呢？」

「決死隊就是決死隊，就不分團！」

「胡說，你不是三八團嗎？」

「你知道問我幹啥！」

「你們團長叫什麼名子？」

「不知道！」

「團長不是叫蔡愛卿嗎？」

「政委不是胡榮貴嗎？」

「你啥都知道何必問我。」

「豈不是脫了褲子放屁，團長嗎？」

那保陸說到這裏只氣的鬼子兩眼瞪。你聽，那番調裡的棍子，在那保陸身上，拍擦拍擦像打鐵一樣一直打起來了。

(唱)

不管鬼子怎樣打，
他忍住疼痛不答話，
鬼子雖然話頭大，
遇着了那保陸是白磨牙。
鬼子像是吃了巴豆丸，
抖不起擲子嘴裏一直拉。
「那裏藏的有公糧？」
「山裏有沒有八路軍？」
「別哄皇軍你說實話，叫出他們交給咱！……」
保陸聽了心起火，
看透他是把花樣耍，
想叫保陸把大家騙出來，
他好隨便來捉拿。
不怕鬼子想的巧，
保陸心裏早把決心下，
「寧叫敵人活打死，
怎能讓捉大家？」
保陸低頭猛一想，
死挨毒打也不算話，
誰能知我被俘虜？
要想個辦法告訴大家，
保陸低頭有了計，
想起了一個搗鬼法，
亮開嗓子大聲喊，

「老鄉同志聽我講：
不怕死的上山來，
敵人要把你們抓。
翻譯官聽了沒吭聲，
鬼子也不懂我的話，
鬼子還在哈哈笑。
他想還是服了他。
那知喊了多一會，
老鄉們越跑越遠啦。
鬼子看着沒動靜，
發覺他是把鬼耍。
鬼子這次打他打的更加狠，
滿身流血他也不說實話。
太陽倒西晌午過，
「皇軍」開路出了發。
鬼子帶着那保險，
來在草場就住下。
鬼來鬼去問保險，
照樣是個不說話：

（白）

「你們決死隊有朱德青年隊嗎？」

「當然有啦。」

「要青年隊幹什麼？」

「幹什麼！打日本嗎！」

「胡說！」

氣的那鬼子鼓起了肚皮，像風匣一樣半天沒有說話。

「你知道朱德毛澤東在那裏？」

「在延安，你們去吧！」

這個噏倒驢的答話，頂的鬼子喘不來氣！

(唱)

那保險說話嚕倒驢，
氣的鬼子鼓肚皮。
拿起棍子拍拍打，
保險總是不為屈。
鬼子氣的雞下台，
才把他禁閉在小屋裏。
日本士兵上了坑，
叫保險躺在濕地上。
地上放的手榴彈，
保險看了心喜歡，
左思右想又盤算，
決心今晚要逃竄。
跑動拿上手榴彈，
跑不了換他幾個也合算。
保險盤算的正有勁，
來了呱嗒呱嗒的脚步聲。
遂拍腿開門兩扇，
刺刀圍住他身邊，
看樣像是要「死拉」他，
主意拿定決不「稀鬆」。
鬼子拉他到村子外，
地裏早就有個現成坑。
鬼子還想要耍他，
拿出氣彈槍他抽一根。
那保險至死骨頭硬，
把烟打到地流平。
鬼子接着又饒他，

連頭三根都碰了釘。
鬼子老羞成了怒，
劍子手拿刀要執刑。
鬼子叫他往下跪，
這回又是個眼吹燈。
「你要殺東你就殺，
爺叫跪下萬不能！
我自出娘胎二十多年，
沒學過下跪的壞本領。」
「皇軍」大話又落了空，
嘴說不行把刀動，
刀背打他的跋羅滾，
兩人把他捺倒壓住他的身。
擦、擦、擦把他砍了三大刀，
最後的毒手施展盡。
一脚墮倒坑裏邊，
胡亂埋了三寸深。
要問保陸怎麼樣？
舖位靜坐慢慢聽。

(白)

「皇軍」殺了那保陸放心得意的回去了，保陸在土裏想：
還是怎麼樣呢？我明明白白的記得敵人殺了我嗎？爲什麼又像
沒死一樣呢？奇怪！伸了伸腿，哎！能動，展了展臂，哎！也
能動，就是覺得出氣不順當，用手通了個筋囊，抬起頭來一看，
月亮照的明晃晃的。呀！看着離曲不遠有敵人一個哨兵在那裏
烤火。不敢動。後來一想，火映着，我能看見他，他看不見我，
不怕，起來跑吧！

(唱)

二话不說撒腿跑，

跑了幾步就跌倒。
腦袋疼的不能直，
原來脖脛砍了三刀。
常言道：
火燒眉毛顧眼前，
他脫下褲又把襠包。
咬着牙關往前走，
頭昏口渴眼花了，
兩眼昏昏如轉磨，
兩腿走路像踩鵝，
一步一步難上天，
山溝裏找到一小窩。
天明「皇軍」發覺能逃過，
派出鬼子到處找，
找了北山找南山，
山根山凹都走到。
自那窩跟前過了好幾次，
就是沒有進去瞧。
知道的說他沉得住氣；
迷信人說他命大死不了。
鬼子搜完開了路，
郝保陵這才放下心。
他才覺出身上冷，
又覺口渴頭也疼，
壓不住肚子裏氣滾滾，
禁不住口裏發了聲。
高一陣來低一陣，
總想有人來救。
難知呱嗍又呱嗍，

路上又來了鬼子兵。
他遲不歇來早不歇，
偏到窰口把隊伍停。
扯紙煙來亂哄哄。
小便就對住窰門洞。
郝保陸氣兒沉的穩，
鬼子不進他不嘔聲。
盼望鬼子趕快滾，
鬼子却麻煩的不起身。
可惜沒有手榴彈，
想出的妙事做不成。
罷罷罷，
鬼子總算開了路，
這一時好似幾春冬。
敵人開路遠去了，
傳來老鄉的呼應聲。
保陸爬出了小窰洞，
赤脊光背進了村。
連上的來人橫找他，
恰好和他碰了頭。
一付扭架忙擱好，
郝保陸回到隊伍中。
扭架還未落下地，
同志們都來看望他。
團長政委親慰問，
醫藥衣服轉眼就送齊；
饅頭菜飯擺面前，
幾十人親自侍候他。
郝保陸這裏開言道：

「團長政委請放心吧，
我的傷口不要緊，
為了我及繼續把敵殺。」
那果陸，呱呱叫，
人人都把他誇耀：
骨頭硬，氣節高；
心眼活，計策妙。
不怕鬼子打和殺，
欄的敵人難開消。
他的名字傳遍太岳區，
真是寧死不屈抗日大英雄。

0 064